

女真崛起與本溪縣

政协本溪满族自治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
第 100 号

会委縣

女真崛起與本溪縣

政协文史资料 第八辑

张杰贵 主编

政协本溪满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

编 委 会

编委会主任：袁禄祥

副 主 任：张 英 王泓顺 朴希君

编委会成员：高岩奇 石长文 邓忠新 刘春山

张杰贵 张鹏一 刘 伟 袁 军

李 波 景殿龙 王祥群 刘权生

刘胜男 朱姝颖

主 编：张杰贵

文字统筹：刘 伟

编 委 会 会 员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 姓 名

序 言

于庆伟

读史以明智，察古而鉴今。本溪县的历史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交流与融合的历史。明初，本溪县就有女真（满族）人来归。为安置、管辖女真人，明朝在草河城设置了千户所。明洪武十九年（1386年），设置东宁卫，草河千户所划归东宁卫管辖。这说明，距今630年前，汉族农耕文化与女真游牧文化就在这里碰撞与交流。女真文化与汉族文化在深度融合中，形成了本溪县人特有的生活习俗、宗教信仰、品格气质。

明成化四年（1468年），明朝开始经营辽东边墙，在本溪县境内修筑清河堡、一堵墙堡、碱厂堡、张其哈喇甸子、孤山堡、孤山新堡等防御体系，客观上促进了本溪县早期开发。明清两朝残留的历史遗迹，为今人研究本溪县历史提供了佐证。天命三年（1618年）七月发生在清河城的攻防大战，成为女真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女真人从此走上中国政治舞台，也标志着大明王朝对少数民族羁縻政策的失败。努尔哈赤在取抚顺、克清河后，又击败明朝的4路大军，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。在与熊廷弼形成一年多的战略对峙后，攻沈阳、破辽阳，统一东北全境。本溪县的历史也是一部移民史。从明初女真人来此地定居，到明代中期辽阳副总兵韩斌修筑辽东边墙，开发本溪县；从满族王公贵族到此圈地，建立王府庄园，到山东移民投旗入籍来此谋生；从满族先人“从龙入关”，到各地满汉官兵到柳条边驻兵戍守，本溪县成为满、汉、朝鲜等各民族群众交融的共居之地。这里的山山水水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，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件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息息相关。

文脉在传承中发展，事业在继承中前行。由于本溪县建置较

晚，清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建县前，分属兴京、凤凰厅、辽阳管辖，历史上的文献记载散轶于不同版本的史册之中，将女真崛起与本溪县的关系查明白写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本书7名作者以负责任的态度，查阅档案、走访调查，将明末清初300年间本溪县的重大事件和相关人物进行了认真梳理，以深厚的积淀、朴实的文风，对满族崛起的重大事件、人物历史，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讲述，让读者去追忆、沉思、畅想。

县政协成立之初曾经出版过7本文史资料，这些文史资料如今已成为本溪县的历史记忆。本书注明“政协文史资料第8辑”，以示对历史的继承和发扬。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”。我们相信，这本文史资料的出版，仅仅是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一个新起点，本溪县丰富的历史文化将给文史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广阔空间，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，我们期待着。

2015年8月31日

（作者系中共本溪满族自治县委书记）

目 录

序言	于庆伟	1
努尔哈赤与本溪县	张德玉	1
辽东边墙以西的女真人	张德玉	4
建州女真前期对本溪县的劫掠	刘 伟	15
李满住	刘 伟	27
哈达万汗与碱厂堡	刘 伟	37
努尔哈赤与人参	刘 伟	42
努尔哈赤的宗教信仰	刘 伟	50
熊延弼与本溪县	刘 伟	55
张其哈喇甸子	刘 伟	60
温泉寺	刘 伟	64
连山关	刘 伟	70
努尔哈赤“七大恨”与清河堡	刘 伟	77
努尔哈赤章佳氏的两个妃子	刘 伟	81
本溪县境内的明代城堡与烽火台	姜大鹏	86
邓佐传奇	姜大鹏	90

勇士安费扬古	姜大鹏	94
连山关将军庙考	姜大鹏	97
兰河考	姜大鹏	101
孤山堡	赵喜红	104
一堵墙堡	赵喜红	110
清河城堡	赵喜红	116
碱厂堡与碱厂边门	赵喜红	122
太子河得名与满族（女真族）文化	崔 维	130
明代本溪水洞的名称	梁志龙	138
萨尔浒大战与本溪县朴堡村朴氏	张杰贵	143
温泉寺——努尔哈赤传奇人生的最后驿站	张杰贵	148
铁刹山下的安费扬古墓碑	张杰贵	153
李继学父子	张杰贵	158
哈什玛火罗考	张杰贵	164
一部满族家谱的百年未解之迷	张杰贵	168
本溪县满族姓氏的渊源与演变	张杰贵	172
众说纷纭柳条边	张杰贵	177
后 记	张杰贵	183

努尔哈赤与本溪县

张德玉

人们都知道新宾是清王朝的发祥地，赫图阿拉是后金的都城，却很少有人知道建州女真在本溪地区的活动，本溪不仅是建州女真的重要发祥地之一，而且还与开创清王朝基业的努尔哈赤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。

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女真苏克素浒部的一个酋长家庭。父亲塔克世，曾随祖父觉昌安经商，后投奔建州右卫首领王杲手下为将。而王杲则是辽东兀拉山（今桓仁五女山）人。他见塔克世聪明强干，家资富庶，便把女儿（姓喜塔腊氏，名额穆奇）嫁给塔克世为妻。两人成婚后，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生下努尔哈赤，后又生了儿子舒尔哈齐、四子雅尔哈齐及一女。努尔哈赤从小聪明伶俐，深得父母喜爱。但好景不长，在他10岁时，生母额穆奇不幸病逝。而继母纳喇氏为人刻薄，对努尔哈赤兄弟“抚育寡恩”，在努尔哈赤15岁时，便将其兄弟赶出家门。努尔哈赤与弟弟舒尔哈齐只好寄居在外公王杲家中。

女儿的早逝，让王杲十分悲痛，因而对努尔哈赤兄弟关爱备至。王杲是女真人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他文武双全，熟谙汉文化，足智多谋，敢于同明朝公开作对，袭杀明朝边将，这对少年的努尔哈赤影响很大，王杲成为他心目中的英雄。但是王杲尚未完成统一女真的大业，便于万历三年（1575年）被明廷捕杀。王杲的死对努尔哈赤震动极大，他决心效法外公学文习武。他吸取了外公反明称雄的教训，采取既称臣又称雄的策略。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，努尔哈赤以祖父遗下的13副铠甲，率百人起兵，开始了统一建州女真的大业。

当时的建州女真共有5部，即苏克素浒部，浑河部、哲陈部、

完颜部和董鄂部，其中董鄂部和完颜部在今桓仁县境内。董鄂部居于今浑江中游和大雅河流域，实力颇为雄厚。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九月，努尔哈赤得知董鄂部“自相扰乱”的消息后，便率 500 名士兵，往征董鄂部的齐吉达城（今桓仁三道河子境内）。该城守军有 400 人，闭门固守。努尔哈赤指挥围攻城栅，并放火焚毁城上悬楼和城外房屋，后因天降大雪，无功而返。回师途中，努尔哈赤决定突袭董鄂部的翁科洛城（今桓仁县横道川境内）。他亲自登上房屋，向城里放箭。城中有一神箭手鄂尔果尼，一箭射中努尔哈赤，穿甲伤肉，深达寸许；努尔哈赤拔出箭镞，反射城下，一人应弦而倒。城中另一人名科洛，趁机暗发一箭，射中努尔哈赤颈部。努尔哈赤拔出箭头时，顿时血流如注，只好放弃攻城。努尔哈赤因箭镞伤及颈动脉，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伤口愈合后，他再次率兵攻打翁科洛城，破城后，俘获鄂尔果氏和科洛。众将将二人绑缚在努尔哈赤面前，要施以乱箭穿胸的刑罚，以雪前恨。可努尔哈赤却说：“两敌交锋，志在取胜，彼为其主乃射我，今为我用，不又为我射敌耶？如此勇敢之人，若临阵死于锋镝，犹将惜之，奈何以射我而杀之乎！”（清太祖高皇帝实录·卷一）结果不仅放了二人，还授予牛录额真之职。努尔哈赤不计私怨、宽宏大度的襟怀，深深地感动了诸将。

努尔哈赤经过两次征战，感到董鄂部强大，仅靠武力难以征服，于是改变策略，对董鄂部采取招徕政策。万历十六年（1588年），努尔哈赤迎娶哈达妃子，特邀董鄂部部长何和礼随行扈从。何和礼应允后，率 30 骑随行。扈从结束，努尔哈赤又邀请何和礼到新宾老城做客，将其待为上宾。两人经过促膝长谈，颇为投缘。努尔哈赤表达了要招纳董鄂部共谋统一大业的愿望。何和礼对努尔哈赤颇为敬佩，为了董鄂部的前途，他慨然应允。回到董鄂部后，亲率万余人马、数千兵士归附努尔哈赤。从此，努尔哈赤如虎添翼，实力大增。努尔哈赤认为何和礼“弘量识远”，是难得的将才，特将年仅 11 岁的长女东果格格嫁与何和礼为妻。董鄂部的归附，是建州史上的大事，它大大加快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乃至整个女真的进程，为清王朝的建立和统一奠定了基础。

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，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称汗，改元天命。天命三年（1618年）四月，努尔哈赤以“七大恨”誓师伐明，智取抚顺。同年七月，亲率八旗精锐万余人，杀奔清河城（今本溪县清河城镇）。七月二十一日，努尔哈赤指挥八旗将士对清河城发起强攻，城上滚木礮石俱下，后金兵士伤亡惨重，据载死亡达千人以上。次日，努尔哈赤吸取强攻教训，指挥兵士用木板斜搭于城墙之上，形成“木棚”，防御城上的滚木礮石，兵士躲在“木棚”里，拆砖挖墙，终于破城而入清河城陷落，守将邹诸贤战死，城堡被拆毁。清河为辽东军事重镇，后金攻下清河城，便打开了辽阳的大门。史载“清河既失，全辽震动”。

天命四年（1619年）明朝为彻底消灭后金，以杨镐经略辽东，调集10万大军，兵分4路，进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。努尔哈赤采取“凭尔几路来，我只一路去”的策略，先在西路、北路消灭马林、杜松所部，然后只率4000人马坐镇守城，派代善、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率后金主力埋伏于东路阿布达岗（今桓仁桦尖子镇境内），迎击刘铤所率的明朝与朝鲜联军。三月四日，当明东路军进入伏击圈后，后金兵马呼啸而下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杀向明军，刘铤败亡，明与朝鲜联军全军覆没。

努尔哈赤身经百战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却在天命十一年（1626年）进攻宁远（今兴城）的战斗中，被明将袁崇焕打得大败，



努尔哈赤朝服像

并被明军大炮所伤。宁远之战的失利，使努尔哈赤十分愤怒和懊恼，气结于胸，痛发其背，身体每况愈下。七月二十三日，决定去清河温泉（今本溪县温泉寺）沐养。在此期间，他一边沐养，一边带病管理朝政。八月十三日，努尔哈赤病重，遂乘船顺太子河、浑河返回沈阳，病逝于距沈阳40里的叆鸡堡，终年68岁。努尔哈赤并非出生于本溪，但他的母亲却是本溪（桓仁县）人；努尔哈赤虽没逝于本溪，却在本溪县度过了他生命最后的20天。

辽东边墙以西的女真人

——草河堡千户所的设筑

张德玉

辽东边墙是明朝廷为了有效控制和抵御东北女真族、蒙古兀良哈三卫等部的骚扰，应付瓦刺和鞑靼的掳掠寇抄而修筑的。它不仅是一道军事防线，同时也是汉人和女真等民族居住区域的界限。

明朝建立以后，于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二月壬午，“诏置辽东卫都指挥使司”于辽阳，七月辛亥，正式设置。八年（1375年）十一月癸丑，升为“辽东都指挥使司”，简称“辽东都司”。辽东都司“总辖辽东诸卫”。①成为当时明朝廷设在东北的最高军政机构，接替元在东北的统制。是时，辽东都司管辖西起山海关，南抵旅顺口，东南至朝鲜半岛东北部，东至长白山东日本海，北至黑龙江流域奴儿干广大地区。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，明朝廷又在奴儿干设置了奴儿干都司。

一、辽东的重要地位

辽东的中心是辽阳，说辽阳亦即代表辽东。“辽东”一词是一个政治地理的名词，但又有历史地理、经济地理、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含义。据《全辽志》释：“辽，远也，以某地远在九州之东，故名辽东，又兼辽西而言也。”②“沧海之东，辽为首疆。”③辽东“南望青徐，北引松漠，东控海西女真。”④是中原北连奴儿干都司辖地的中间环节。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六月丙戌，明廷在辽南“置金、盖、复三州”，六年（1373年）六月戊戌，明廷在辽阳设置了辽阳府县，同年闰十一月癸酉，“置定辽右卫于辽阳城之北，立所属千户所五”⑤东北其他地区则不设府州县。辽东在“终明之

世，边防甚重”，“辽东为燕京左臂，三面濒夷，一面阻海，山海关阻隔内外，亦形胜之区也。”⑥因此，明朝廷对辽东的经营尤为重视。“辽地为京师左臂，西拱神州，北连胡寇，东邻朝鲜，统卫二十有五，而二州介焉。”⑦

二、明廷对东北实行卫所制管理

明朝廷重要的辽东边疆大吏王之诰说：“我国家混一夏，奄有万方，穷辄遐壤，咸置长吏，星分棋列，遍于寰宇，乃辽独划去州邑，并建卫所而辖之都司，何哉？边鄙瓯脱之俗，华夷杂糅之民，迫近胡俗，易动难安，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”，⑧故而“辽防为难者，北于属夷，东于高丽，而又渡海归内地，故不设州县，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，万户管千，千户管百，节制易明，逃跑可稽也，故不加有司，设巡检，恃其卫所以束伍尔。”⑨明朝廷在东北少数民族生活区域设置卫、所，以土人酋长任卫所首领，管理本卫、所事务，实行“以夷治夷”、“分而治之”的羁縻政策，朝廷赐给各卫所酋长以印信、赏赐，俾其世居本土，自相统属，打围放牧，各安生理，经商买卖，以便往来。

明朝廷的羁縻政策是“因其部族，官其酋长为都督、都指挥、指挥、千户、百户镇抚等职，给以印信，俾各仍旧俗，统其属。”⑩这种卫所制度的性质，一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机构；二是土官制，各卫所官员皆由当地部落酋长担任，官职世袭；三是卫所官员没有俸禄，可在进京朝贡时得到赏赐。各卫所的官民均为明朝廷臣民。“属夷”之责，还必须执行朝廷的政令，听从朝廷的调遣，按期纳贡。卫所官员必须由朝廷委任，官员升迁、袭职有定制，由兵部主管。因此，羁縻卫所是明朝廷的地方军政机构，是明朝廷管辖女真等东北各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手段。

三、辽东边墙的设筑

明朝廷在东北实行羁縻政策，是希望借此以维持东北边疆的统治，力求边疆安定，各民族相安无事，和平共处。然而，到明中后期，由于朝廷腐败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。于是，在明廷辽东封疆大吏建议下，朝廷决定于正统七年（1440年），首先修筑了辽东边疆西段，称为“西墙”。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，又修筑了辽东边墙的

东段边墙，称为“东墙”，统称之为“辽东边墙”。全长共 1256 公里。至成化十七年（1487 年），辽东边墙全部修筑完毕。在修筑辽东边墙的同时，明廷沿边墙又修筑了城堡和墩台等，并派驻官军驻守。至此，辽东边墙真正成为了辽东的军事防线，成为划分汉人与女真等民族生活区域的界限。

那么，辽东边墙真的泾渭分明的成为汉人与女真人等少数民族的界限了吗？笔者认为，非也。

四、内附女真人被安置在边墙之西

辽东虽系中国的“穷辄遐壤”，但自古就是“边鄙瓯脱之俗，华夷杂糅之民”，“易动难安”。因此，汉人先进幸福安宁的富庶生活，一直强烈地诱引着女真人的欲望，促使女真人不断地迁到辽东汉人生活区域之中。由此而形成辽东“华夷杂糅”的状态。因此，辽东边墙既系阻隔，却又难以泾渭分明。

元代女真遗民早在明初即大批“来归”。据《明实录》载：洪武十八年（1385 年）九月甲申，辽东都司北境故元总管府水银千户高那日、失怜千户捌秃、秃鲁不花 3 人，到辽东都司表示：“辽东东土也，愿居之”，并愿以“琉璃珠、弓弦、锡蜡”等物产，从野人处“赎八百余家俱入辽东。”^⑪因女真“来归”者日众，朝廷于永乐六年（1408 年）四月乙酉“特命于开原置快活、自在二城居之。”^⑫女真人“内附”，经朝廷批准“从之”后，即积极妥善安置，并根据女真人生活习惯和要求，尽量给以满足。不但给予房子、粮食，还给钞币、苧丝、柴薪、器皿，甚至牛马等。因此，自明初至明晚期，内附的女真人陆续不断。据《明实录》



碱厂李家堡子明边墙遗址

记载：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十一月癸卯，“故元遗民六十九人自纳儿崖束归于女真千户所，诏以衣粮给之，遣归复州”。^⑬十五年（1382年）二月壬戌，日本海沿岸的女真“敌无鲸海千户速哥帖木儿、木答哈千户完者帖木儿、牙兰千户皂化，自女真束归……诏许之。”^⑭同年四月辛丑，“辽东东宁、草河千户所招降故元合罗城万户府校卒及鸭绿江遗民，凡二千六百八十六人，送至辽阳，诏以衣粮给之。”^⑮合罗城，即合兰城，亦即今朝鲜南道的咸兴。《元史》载：“合兰府水达达路，土地旷阔，人民散居。元初，设军民万户府五，抚镇北边……其居民皆为水达达和女真人。”^⑯十五年（1382年）六月甲午，“故元治中李一只丹等三人自辽东束归。”十六年（1383年）五月辛巳，“兀者野人酋长王忽颜各哥等十五人自辽东束归。”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十二月癸亥，“野人部将西阳哈等百三十四人，自辽东束归。”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十一月丙辰，“辽东遗民流寓女真境内者二十五户，男女凡百一十六人束归，诏东宁卫给粮，抚绥而居之。”^⑰明廷为妥善安置内附女真人，于十九年（1386年）七月戊午，置东宁卫，安置高丽、女真束归官民，并“立东宁、南京、海洋、草河、女直五千户所分隶焉。”^⑱五个千户所隶于东宁卫，又将东宁卫迁徙于辽阳城之东北，被称为“女直城”。

明朝廷对束归的女真人一般是集中安置，并不分散，女真人对此心满意足，居住安定。凡束归者“嘉其内附，概允许免差。”给以特别的照顾。因此，内附的女真人，“生日益增”。

束归的女真人，多被安置在辽东都司的自在州、安乐州和东宁卫3个地方。有的女真人进京朝贡后多愿留居京师，又因天气炎热，不宜女真人居住，而被安置于辽东，在开原又设三万卫，移自在州于辽阳。新附的和作为抚慰对象的女真人，均安置于上述3地。

“辽东为燕京左臂……历代郡县其地，明朝尽改置卫，独于辽阳、开原设安乐、自在二州，以处内附夷人。”^⑲草河等五个千户所的设置，就是专门负责安置管理束归女真人的。^⑳据《明实录》所载，在有明一代，束归内附者，陆续不断。现仅摘录如下：

洪武年间束归者已如上述。永乐六年（1408年）四月戊子，

“兀者右等卫指挥千百户贾你等奏，愿居辽东三万等卫，从之。……自后愿居边卫者，赐予准比例；”②①同月丁未，“考郎兀等卫镇抚牙失等奏，愿入辽东开原，从之；”②②十月庚寅，“打捕河卫阿里帖木，及兀兰赤儿等卫指挥千百户镇抚阿升哥等，旨阙自陈，愿居三万卫，戍守自效，从之。”②③七年（1409年）四月乙亥，“札肥河等卫千户秃鲁忽等，在陈愿于三万卫及快活城居住，从之；”②④同月丙戌，木东河卫指挥众家奴、札肥河卫千户阿不列等九人，愿居北京、辽东；②⑤六月丁未，敷达河千户所镇抚弗里出、忽儿海卫镇火罗孙，皆自陈愿居东宁卫，从之。②⑥八年（1410年）七月丁丑，“甫儿河卫千户我不加、兀者卫千户别里哥、兀当哈等，旨阙自陈，愿居辽东自在州，皇太子从之；”②⑦八月丁卯，“古庆路之地女直头目木里哈等……乞于东宁卫居住，从之；”②⑧十月乙未，“女直野人头目撒因加等……愿居安乐州，从之。”②⑨九年（1411年）二月庚午，“建州卫千户顾那等及禾屯吉卫指挥不颜帖木儿等奏，愿居辽东安乐州，从之。”③⑩五月乙酉，“友帖卫指挥亦令哈、建州卫千户牢若秃等，愿入开原及自在州居住，从之。”③⑪九月癸酉，“建州卫千户囊那哈等……愿居辽东快活城，从之。”③⑫同月丁亥，“建州等卫指挥宁失加、乞塔河卫指挥失刺等……愿居快活城，从之。”③⑬同年十月丁巳，“木刺河等卫指挥使把刺答哈等二十四人……愿居辽东自在、安乐州，从之。”③⑭十年（1412年）四月己卯，“忽石门卫指挥佉事兀丁哥（又写作乌龙哥），建州卫副千户（可奚）等，诣阙自陈，愿居辽东自在、安乐二州，从之。”③⑮同年十月庚申，“辽海卫指挥王谨等百六十六人奉命诏谕奴儿干还……所诏野人女直付羊古……督罕河卫指挥千户等官有言，愿居辽东开原者，从之。”③⑯同年十一月丙戌，“肥河卫指挥佉事木答哈等愿居东宁卫，阿刺山卫指挥伯塔木等愿居自在、安乐州，从之。”③⑰同月乙巳，“考郎兀卫副千户兀鲁不花……从之。”③⑱十一年（1413年）二月己未，“建州等卫千户部朗八儿、忽歹等，……愿居辽东安乐州，从之。”③⑲十三年（1415年）十月壬辰，“古里河卫女真牙失答奏，愿居辽东东宁卫，命为指挥佉事，赐予如例。”④⑰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七月壬申，奴尔干吉列迷

千户速只哈奴乞居辽东三万卫，从之。^{④①}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二月庚午，“建州等卫指挥僉事连台等五人……愿居辽东东宁卫。”^{④②}同年三月丁未，“毛怜等卫指挥僉事亦令合等、亦马山卫试百户委刺……愿居辽东东宁卫。”^{④③}二年（1427年）三月辛亥，“建州卫舍人弗哥……愿居辽东海州卫”；^{④④}同年八月丁丑，“弗提卫三哈……愿居辽东自在州”；^{④⑤}同月癸未“可木河指挥僉事亦令加等十六人奏，愿居辽东自在州。”^{④⑥}宣德三年（1428年）正月乙亥，“双城卫指挥僉事兀丁哥、阿剌山卫舍人阿拉孙等……愿居辽东自在州”；^{④⑦}同年二月己亥，“阿剌山卫阿剌孙……乞居自在州”；^{④⑧}同年三月癸卯，古里河卫指挥僉事鬼迷等……愿居辽东自在州。^{④⑨}同年（1429年）二月庚寅，建州卫副千户咬纳愿居辽东东宁卫；^{⑤①}同年三月戊辰，“弗提卫指挥僉事攢卜等六人……愿居辽东自在州”；^{⑤①}同年九月壬子，“察刺秃山卫指挥僉事……愿居辽东安乐州。”^{⑤②}六年（1431年）二月壬寅，“肥河卫指挥僉事哈科乞居辽东安乐州”；^{⑤③}同年三月戊辰，“毛怜卫所镇抚忽失刺……愿居辽东东宁卫。”^{⑤④}七年（1432年）九月己巳，“扎肥河女真指挥僉事牙失答等奏，愿居辽东自在州。”^{⑤⑤}宣德八年（1433年）十月甲辰，“建州卫指挥僉事哈刺……愿居辽东安乐州。”^{⑤⑥}宣德九年（1434年）八月戊申，“可令河卫指挥僉事伯里哥秃……愿居辽东东宁卫”；^{⑤⑦}同年十一月壬午，“失里木卫指挥僉事款失……愿居辽东开原自效。”^{⑤⑧}正统二年（1437年）二月丁丑，“建州卫女真指挥矢里不孙……愿居辽东安乐州自效。”^{⑤⑨}景泰二年（1451年）九月丁酉，“建州女真百户旺保等四名束归”，同年十月辛未，“海西弗朵秃等卫女真官舍二十九人挈家束归，愿居辽东边卫自效。”^{⑥①}二年（1452年）二月至年末，即有二十八批女真人“束归”，被安插在辽东东宁卫等地，每批人数少者4人，多则28人。此不再详述。

由上述可见，女真人“内附”后，主要被安置在辽东边墙以西的东宁卫和其所属的5个千户所、开源的三万卫、安乐州和自在州。其次，有愿居京师的，也有居京因天气炎热不适合于女真而迁回辽东的，还有被安插到南京锦衣卫的等等。根据女真人的生活习

俗要求，朝廷将女真人大多集中安置。建州卫大酋长李满住自奉州南迁前，曾奏请朝廷要求迁于草河，原因就是因草河早已安置了大批女真人和草河是女真人、朝鲜人和汉人进行商业贸易之地，而没有批准。当然，朝廷之所以不批，还因为草河地近内地，因而才允准李满住迁于今本溪市的桓仁县浑江流域。

上述内附的女真人，是辽东边墙设筑之前束归的。辽东边墙设筑之后，束归的女真人，也是陆续不断的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乙酉条：“辽东巡按肖淳……言，辽镇逼邻虏穴边，贡夷往往与民杂居，……”^⑥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之后，建州女真人内附的渐少，而海西女真人和东海女真人时有内归的。建州女真人在努尔哈赤起兵后有叛逃到内地的，努尔哈赤则采取强硬手段与明廷边吏交涉讨回。

实际上，早在辽、金、元三代就有大批女真进入辽东一是朝廷的诏迁，一是政治统制的需要，一是女真人的自愿，等等。由此，辽朝于今辽阳设曷苏馆，管理女真人事务，这些女真人被称为“熟女真”，这些女真人大多已融入于汉人之中，成为了汉族。

明代内附被安置在辽东边墙以西的女真人，在两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，有的已经汉化，甚至已融入于汉民族之中，但相对集中定居者，汉化较轻较弱，还保留有某些女真人的心理素质和生活习俗，因而在明代晚期努尔哈赤统帅八旗劲旅攻占辽沈地区时，有的女真人做了内应，使努尔哈赤比较轻易地顺利进入辽沈，辽东七十余城举起了白旗，统于努尔哈赤的麾下，由内附的平民一跃而成为上等人。

五、明廷任用内附女真人官员

永乐九年（1411年）春，明廷决定在东北的东北之地设立奴儿干都司，对黑龙江流域实行国家行政管理。明朝廷诏令辽东都司选派女真人任奴儿干都司官员，辽东都司对朝廷的这一决定积极支持，认真选派女真官员前去奴儿干，组建都司并任官职。选派的原则是“谙习土俗”并能正确贯彻执行朝廷“治边”政策的女真人，被选派去奴儿干都司任高级官员者给以优遇就是“带俸”。朝廷既然要求被选派去奴儿干任高级官员者必须谙熟女真人习俗，又要熟